

倚天屠龍大結局

滄浪客 著

下

● 花城出版社 ●



趙敏

張無忌

小兄弟

張綠敏



蒙面人



朱文正





馬
龍



馬
天
翔



金
森
劍

朱
文
珠



徐縛鷹



田擒龍



許懷藝

王世魁

莫先生

魯炳南



舒半仙



趙半佛

十六 扑朔迷离一片茫

蔡小三颤巍巍的揭开了红绫布。刹时，他傻了眼。

桃花木盘中搁着一只鹤形铜酒壶，壶旁放着一只小酒杯。

皇太子赏给自己的就是这一小壶酒？蔡小三似乎有些不满意，嘴巴不觉微微翘起。

鲁炳南一旁道：“小子，这酒只有朝中的大臣才能喝到，太子殿下赏赐给你小子，可是你小子的福气！还不赶快谢恩？”

蔡小三一听，这才转换笑脸，对朱文正拱手道：“奴才蔡小三，谢太子殿下赏赐！”

朱文正冷冷一笑，没有说话。这小子到底是没有见识的小民，连皇宫赐死的“鹤顶红”毒酒壶也不认识！

鲁炳南伸手抓起酒壶，正待斟酒，蔡小三赶紧接过酒壶，道：“哎！奴才喝酒，岂能要侍卫大爷侍候？我……自己来！”

蔡小三举起酒壶对朱文正道：“这全是赏给小人的？”

朱文正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头：“是的。”

“那奴才就不客气了。”蔡小三双手捧起酒壶，伸嘴对着壶嘴来了个吹喇叭，一口气将壶中的酒吸入肚中。

唉，这酒的味道也不见得怎么样啊？蔡小三喷着嘴，在回品着酒味。

袁子文捧着桃花木盘退后了一大步。

鲁炳南本来是上前欲用强制手段的，凡被赐“鹤顶红”毒酒的人，很少会自觉地将毒酒饮下，没想到这蔡小三却是爽快得惊人。

朱文正眉头又皱了一下。他觉得有些后悔，不该赐这小子鹤顶红毒酒，这小子不配喝此酒，只合该去喂野狗。

“好……”蔡小三虽觉得酒味道并不太好，但仍赞声好酒，“酒”字还未出口，身子一颤，好像突然遭到了雷击，人就倒了下去。

蔡小三一倒在地上，手脚便已抽搐，脸变成了紫黑色，眼珠子往上翻，嘴里往外冒出白沫。

是皇宫的酒好，还是自己今日不济事，怎么一小壶酒下肚就摔倒了？蔡小三的心念在闪跃。他想向朱文正道个歉，但胸口发闷，吸呼困难，舌尖打着卷儿已发不出声来。

朱文正望着在地上痉挛的蔡小三，闭紧的嘴唇里进出轻轻的几个字：“该死的叛贼。”

蔡小三虽已不能动弹和说话，但脑子里跳跃的意识还未消失：该死的叛贼，皇太子这是在骂谁？待会酒醒之后，皇太子还会赏赐自己什么东西？黄金、银子还是美女？

突然，眼前一黑，窒息带来的痛苦已使他无法忍受。他觉到有些不对，于是，手脚奋力一挣，想要从地上跳起来，但是人未跳起，房檐屋顶却压了过来……意识从他脑子中飞走了，剩下的是一片空白和黑暗。

朱文正看着已断了气的七孔流着污血的蔡小三，朝鲁炳南道：“拖出去，扔到城外的荒山林中。”

“是。”鲁炳南提起蔡小三的一条腿，像拖条死狗似的拖

出房外。

片刻，鲁炳南走回房中。

“禀主人，蔡小三的尸体已按吩咐送往城外荒山林中去了。”鲁炳南垂手道。

“很好。”朱文正从靠椅中站起，默然片刻，反手在房中踱来踱去。

袁子文和邢昭重、鲁炳南知道朱文正在等候许怀艺的消息，也知道他的心情，所以都屏息敛气，不敢出声。

突然，一名侍卫闯进房来。

袁子文、邢昭重和鲁炳南同时跃起，横身挡在朱文正身前，兵刃已握在手。

“大胆！”鲁炳南一声厉喝。

侍卫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：“奴才奉许、罗二侍卫爷之命……”

“让开！”朱文正大声喝道。

袁子文、邢昭重和鲁炳南赶紧收回兵刃，退到两旁，但手仍握着刀剑柄，以防意外。

朱文正走到侍卫身前：“起来说话。”

“谢大人！”显然那侍卫尚不知朱文正的皇太子身份，“许、罗二侍卫要小人告……诉大人，他们……”侍卫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说话上气不接下气。

朱文正却已迫不及待：“他们找到小兄弟了？小兄弟答应去西蒿坪了？”

侍卫喘了口气道：“小人不知道。二位侍卫只是要小人告诉大人，他们一切顺利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朱文正顿时精神大振，眉飞色舞，“快，咱们

马上去西蒿坪！”

“是！”袁子文三人，两人收拾行装，一人出房吩咐备马。

朱文正对那侍卫道：“你去对面的临时衙门中找吴县令，就说我要他赏你五十两银子。”

“这……”那侍卫对这种讨赏金的办法颇感为难。

鲁炳南道：“还不快向皇太子谢赏？”

那侍卫瞪傻了眼，随即磕头咚咚直响：“奴才谢……太子殿下。”

朱文正无心理睬这侍卫，跨步走出房中。

邢昭重走过来道：“主人，坐骑已经备好，就在后院门外。”

“嗯。”朱文正点点头，边走向后院门，边对身旁的袁子文道：“临走前，将那后院引蔡小三进见的奴才收拾了。”

“是！”袁子文轻声应道。

朱文正一句话，又决定了一个为银子而出卖消息的侍卫的死刑。

武镇外有个菜瓜园。

顾名思义，菜瓜园种的是菜瓜。这里的菜瓜又大又甜，远近闻名。

此时正是卖瓜的季节，买瓜人整日里出出进进，络绎不绝。

张无忌、赵敏、马天翔换了一辆架子车，拉着方天印进了菜瓜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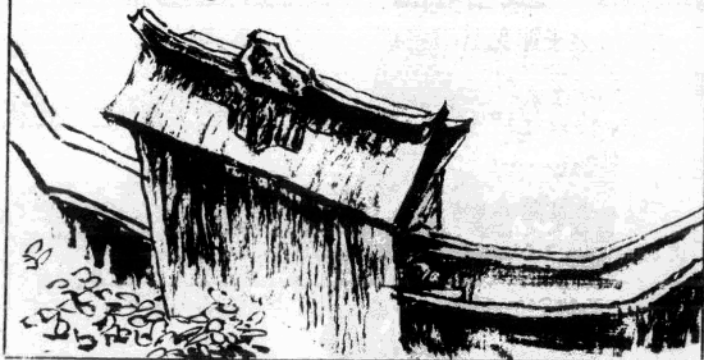
用不着切语联络，用不着打听、询问，架子车刚进菜瓜园，立即有人将车引到了内院的马棚里。

张无忌正欲问话，引路人道：“诸位请随我来，园主在后



后面是一片菜瓜地，穿过瓜地中的棚架，来到一座野草坡下的古墓前。

引路人打声唿哨，墓碑徐徐旋开，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，洞内透出一丝灯火光亮。



面等候。”

张无忌见状，不复多言，扶起方天印便下了车。

后面是一片菜瓜地，穿过瓜地中的棚架，来到一座野草坡下的古墓前。

引路人打声唿哨，墓碑徐徐旋开，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，洞内透出一丝灯火光亮。

“请。”引路人躬身道，对张无忌的态度十分恭敬。

张无忌背起方天印和马天翔、赵敏一同钻入了古墓。

一条石阶道，两旁石壁上每离三十步便有一盏油灯。

走了一百步左右，一道石门横在眼前，人还未走到门前，石门便已打开，两个农夫打扮的汉子站在门后恭候。

张无忌等人一进石门，两个农夫边接下张无忌背上的方天印，边向里边喊道：“张教主驾到——”

“哎！”张无忌想要制止却已来不及了，他没想到在这里会有人仍叫他做教主。

此时，第二道石门“哗”地一声打开，一位五十出头的老者，带着二十多个农夫汉子迎上前来。

“雷门头领霍英杰率雷门弟子叩见张教主！”原来此人是当年的明教天地风雷四门的头领霍英杰，他认识张无忌。

“雷门弟子叩见张教主！”二十多个农夫汉子一齐跪地相迎。

“快，快请起！”张无忌急忙扶起霍英杰，“我早已不是教主了，干吗还……”

“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总曾经是明教的教主，这礼节是少不得的。”霍英杰虽已年过半百，但目光、神气仍不减当年。

赵敏目光迅即扫过四周：“除我们之外还有人来过没有？”